

陳誠與東征、北伐(1924~1928)

The Role of Chen Cheng i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1924~1928)

金智

Chih chin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中心人文科學組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摘要

本文記述陳誠將軍的家世和青少年求學階段至北伐完成為止，特別是在民國十三年，黃埔軍校成立起之東征至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陳誠在東征北伐戰場上展現了卓越的砲兵作戰指揮能力和軍事才華，在東征之淡水之役、棉湖之役、楊劉之役、惠州之役立下了汗馬功勞、傑出的表現扭轉了戰局，幾為諸多戰役勝負之關鍵。在北伐中之桐廬之役、徐州之役、龍潭之役均流露出軍事上不凡的領導才能。

在東征北伐中的卓越表現，開始了他一生輝煌戎馬生涯，也使他在短短四、五年之間，由黃埔軍校學生總隊上尉區隊長、黃埔軍校校軍砲兵上尉連長，在數年東征北伐征戰中，陳誠歷經了營、團、師三級歷練，一躍成為第二十一師中將師長，並成為蔣中正先生最信任及倚重的嫡系少壯派將領。北伐完成後，陳誠歷練了十一師師長和十八軍軍長(人稱土木系)並以此起家，成就了個人功業彪炳。

陳誠將軍治軍有術，嚴謹不苟的行事作為，「注重訓練」、「賞罰嚴明」、「用人公開」和「經濟公平」是提高陳誠部的向心力和戰鬥力的要訣，同時也是能夠成為一支團結合作、精銳善戰之師的重要因素。

關鍵字：陳誠、東征、北伐、軍閥

Abstract

This report will discuss the role of general Chen Cheng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1924~1928). In many battles, general Chen Cheng revealed his bravery and great leadership. At the same time, his brilliant military talent was the crucial point to the victory. Owing to his excellent conduct i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general Chen Cheng became Chiang Kai-shek's most trustworthy subordinate and indispensable assistant henceforth.

Key words : Chen Che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warlord

壹、前言

陳誠先生(1898~1965)是一位軍人政治家，治軍嚴明。自從一九一八年考入北京政府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起，開始了一生的戎馬生涯。由東征、北伐嶄露頭角後，中原大戰、剿匪、抗日、戡亂諸役，履總師旅，指揮若定。其間，由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副師長、師長，而至軍長、集團軍總司令、戰區司令官、政治部長、軍政部長、參謀總長。一九四九年政府播遷來台之後，位至台灣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副總統、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可謂「出將入相」。在抗戰前後，主持整建軍隊工作，不顧勞怨，力求貫徹；在主政台灣期間，實行土地改革成功，提高了人民生活水準。他的一生經歷，豐富而繁雜，充滿了傳奇色彩，也是軍事史研究上不可或缺的部分。

陳誠是蔣中正先生重要的嫡系將領。在東征、北伐和中原大戰中，陳誠傑出的表現，扭轉了戰局，幾為諸多戰役勝負之關鍵。之後，蔣中正先生經常把一些帶有全局性的工作交給陳誠主持，表現了特別的栽培、器重與信任。如民國二十三年開辦的「廬山軍官訓練團」，蔣任團長，陳任副團長；在以後續辦的「廬山訓練團」、「峨嵋訓練團」中，均由蔣任團長，陳任教育長並主持全盤性的工作。民國二十七年成立的「三青團」，蔣任團長，陳則任中央團部書記長。

在中國長期複雜的軍事、政治、派系鬥爭中，陳誠與蔣介石逐漸結成了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蔣中正先生欣賞陳誠的幹練、簡樸、踏實，尤其賞識其對自己的忠誠和服從；陳誠對蔣中正先生的才能和作風有許多崇拜的地方，尤其感激蔣對自己的信任和重用。可以說蔣無陳則缺乏基礎和擁護的力量；陳無蔣則失去後台和靠山。

抗戰勝利後，在國家危疑動亂之際，陳誠

一再被派往最關鍵的地方。當東北戰場日趨吃緊之時，蔣派陳接替熊式輝擔任東北行轅主任；當大陸政局日趨崩潰，蔣宣告自己下野前夕，任命陳誠為台灣省政府主席。政府遷台後，蔣兩度共七年任用陳誠出任「行政院長」，又先後提議陳誠出任「副總統」、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成為中華民國實際上的「第二號人物」。

本文寫作方法，基本上以時間為序；在史料的運用上，本文大量運用《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一書。陳誠非常重視個人資料的保留與整理，特設「石叟資料室」，保存其參與國政的重要史料。晚年更親自口述平生經歷，經秘書整理彙編而成《石叟叢書》。過去未公諸於世，學界難窺其全貌。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國史館出版《陳誠先生回憶錄》，係就《石叟叢書》八大門中的傳記門、文電門中的上蔣中正先生函電以及附存門中的「總裁手翰影存」與「石叟手稿影存」，彙編而成。其中「北伐平亂」一冊，提供了陳誠參與東征、北伐的親歷一手史料，尤其彌足珍貴。

貳、陳誠先生與東征

一、陳誠先生家世與青少年時期

陳誠，字辭修，別號石叟。清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1898年1月）正當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變法日漸開展之際，陳誠先生誕生於浙江省溫州府青田縣的破落地主家庭。父希文先生，是一位村中塾師，復任青田縣立敬業高等小學校長十餘年，以教育事業終其身，後逝世於校長任上。陳誠幼年即在嚴父督教之識字讀書，並操作家事，養成了勤勞刻苦的習慣。民國四年陳誠考入麗水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學，後為了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兼顧兩弟之讀書，乃轉入可公費就讀之麗水浙江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讀書。入學後，學習勤奮，成績不惡，尤擅體育運動。兩年後畢業並進入杭州省立體

育專門學校，民國七年畢業。此時，陳誠雖然身懷浙江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和杭州體專兩張畢業文憑，但因無意謀取教職，年屆二十的陳誠，走到了一生事業和命運的十字路口，彷徨不定。

二、入學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與投身黃埔

五四運動前後，愛國思想和反帝國主義聲浪高漲，全國各地的報紙刊登了保定軍校的招生廣告。由於該校完全官費，又施行新的招生制度，選拔大學專科學校優秀學生入學，加上畢業後待遇較高，而軍官的社會地位又十分令人矚目，這些都更加強了陳誠從軍報國的決心。民國九年陳誠考入保定軍校第八期砲科，成為六多名學員之一。¹

按照保定軍校招生簡章的規定：凡考試及格的考生即錄取為軍官候補生。候補生需首先分發到指定的軍隊入伍九個月，入伍期滿鑑定合格者，才能升入軍校各科學習。陳誠被分配在京郊河北省南苑的陸軍第九師。

民國九年七月直皖戰起，保定軍校停辦。陳誠前往廣東，參加革命，初入粵軍第一師第三團服務，即於此時秘密加入國民黨。²

民國十年，保定軍校復課，陳誠北上繼續肄業。

民國十一年，順利通過了畢業考試的陳誠，隨全體畢業生乘學校安排的專列火車，到達北京，在陸軍部參加了畢業典禮。按保定軍校規定，學生畢業後，均需分發部隊實習六個月。陳誠被分發到浙江陸軍第二師第六團實習。從此陳誠結束了軍校學習的階段，登上了中國硝煙瀰漫、兵馬恹恹的軍事舞台。

陳誠到浙軍第二師第六團報到後，被分配到第二連任見習官。見習期滿，即順利補為少尉排長。此時適逢保定軍校六期畢業生鄧演達奉孫中山先生之命，赴江浙一帶羅致軍事幹部去廣東參加革命。陳誠乃入粵軍第一師擔任排長，民國十二年春，晉升建國粵軍第一師第三團上尉連長，負責大元帥府的警衛事宜。五月，追隨孫中山先生出征西江沈鴻英叛軍，在作戰過程，中陳誠中彈負傷，幸得鄧演達率部搶救，方才脫險，入院治療。九月，傷勢痊癒，升任第一師師部砲兵獨立連少校連長。³

民國十三年六月，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在原清陸軍速成學堂和海軍學堂舊址創辦，由蔣中正先生擔任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陳誠對於剛剛成立的黃埔軍校十分嚮往，於是不計較官階，隨鄧演達到黃埔軍校任上尉特別官佐，負教育副官之職，後調任黃埔軍校第二期砲兵隊區隊長。

初到黃埔軍校，人地生疏的陳誠，和同為保定軍校畢業的學長鄧演達、嚴重（鄧演達時任教練部上校副主任兼學生總隊總隊長，嚴重擔任學生總隊中校副總隊長）接觸較多，此二人成為早年軍旅生涯的貴人，亦師亦友，多所提拔、照拂。

三、東征——淡水之役

民國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在廣東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陳誠跨入黃埔軍校之時，正值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政局風雲變幻之際。

隨著孫中山先生在民國十三年十一月應馮玉祥、胡景翼等人電邀北上共商國事，軍閥陳炯明先後攻陷粵東寶安、東莞、石龍等地，並就任粵軍總司令，並於民國十四年一月初，下達進攻的總動員令。

¹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台北：台灣先知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一版一刷），頁22。

²見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台北：國史館，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初版一刷），頁180。

³同上註，頁181。

面對陳炯明的行為，廣州大本營決將建國粵軍許崇智部、建國滇軍楊希閔部、建國桂軍劉震寰部和建國湘軍譚延闓部聯合組成東征聯軍，以楊希閔為總司令，於一月十五日正式頒佈動員東征命令。

這時黃埔軍校因蘇聯火炮運達，遂成立砲兵連。陳誠被任命為黃埔校軍砲兵第一營第一連連長。陳誠在《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中說：

黃埔參加作戰單位為第一第二兩教導團、第二期學生總隊、砲兵營、工兵隊、緇重隊及第三期入伍生第三營等，合計不過三千人，是為校軍。粵軍參加作戰單位為第二師及第七旅之一團，兩軍合共兵力亦僅萬人左右。時軍校校長蔣公仍兼任粵軍參謀長，故右翼全軍統歸校長統率。我於此役隨軍出征，任砲兵連長。」⁴

該砲兵連的成立，實為國民革命軍砲兵之始。

一月底，東征聯軍以三路進兵，先發制敵。陳誠所率領之砲兵連，編入了何應欽教導第一團序列，受何指揮。蔣中正先生以黃埔軍校校長身份，兼任粵軍參謀長，指揮右翼軍作戰。

二月初，教導第一、第二團先後出發，校軍東征聯軍右翼的前鋒部隊，經東莞、平湖、龍崗等地，順利攻擊前進，迫敵望風披靡。

二月十三日，東征軍分三路向粵東淡水前進。陳誠所率之砲兵連隨教導第一、第二團攻擊淡水之南。陳誠指揮本連部隊進行了十分艱苦的行軍，因為這段路程，接近敵軍，需要特別隱蔽行動，且多山路，軍行極為不便。當時砲兵行動，無車輛、騾馬，全靠肩扛人抬，頗

為不易。部隊於下午一時，由龍崗圩附近集合場出發，行軍二十里抵達平山圩。

十四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參謀長蔣中正發布了進攻淡水的命令。

由於敵軍的嚴密防範，使陳誠所率之砲兵更有用武之地。十五日拂曉，位於淡水東南面的教導第一團，全部進入陣地；一百零五名從全團中遴選出來的衝鋒隊員，攜帶攻城竹梯七架，已經處於攻擊進攻位置，就等砲聲一響，便開始向城牆躍進。⁵

五時四十分，蔣中正正在檢查砲兵陣地後，命令砲兵準備射擊。陳誠根據指令，立刻指揮全連開砲。

六時二十五分，教導第一團的衝鋒隊員開始冒敵人火力，單兵躍進，匍匐前進，分三路接近城下。但因這一段地形開闊，敵火猛烈，故在衝在前面的隊員，便潛伏溝渠，難以前進。蔣中正先生即命令砲兵猛烈射擊，務必將敵人火力壓制。值此關鍵時刻，陳誠冷靜沉著，指揮有方，立即以密集砲火迫使敵火暫時中斷。衝鋒隊員遂一湧而上，奮勇衝向城下，並利用砲彈毀城的缺口，攻進城內，使校軍旗幟飄揚於淡水城頭。陳誠在《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中描述：

「十四日攻淡水，城係土築，有三層槍眼，地勢險要，守易攻難。守軍是楊逆坤如部三千餘人，戰鬥頗為激烈。陳逆命洪逆兆麟前來增援，因洪逆與楊逆不睦，按兵不動，我教導團遂得以全力攻城。我砲兵擊毀城牆缺口，教導第一團一人持旗先登，全團繼進，城遂下。再移鋒洪逆，亦破之。校軍經此一役，聲譽大著。」⁶

⁴見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台北：國史館，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初版一刷），頁22及26。

⁵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台北：台灣先知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一版一刷），頁40。

⁶見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台北：國史館，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初版一刷），頁26。

是役，教導團共掣獲敵步槍五百九十餘支，機關槍五挺，子彈數萬發，俘虜七百多人。此一戰果，當然與陳誠指揮砲兵連的戰鬥不能分開。蔣中正、何應欽均親見陳誠的指揮才能和統御有方，遂對其大加讚賞。

淡水一戰的成功，使陳誠在校軍中嶄露頭角。

四、東征——棉湖之役

陳誠率砲兵連隨東征右翼軍，在攻克淡水後，便繼續東進。右翼軍於二月二十日克平山，三月七日先後佔潮州、汕頭。

可是，在勝利的歡呼聲中，卻隱藏著危機。由於東征聯軍中的左翼楊希閔部、中路劉震寰部，與陳炯明部將林虎早有勾結，故始終按兵不動，使林虎得以從容集中主力二萬餘人，從興寧、五華一帶抄襲右翼軍的後路。此時右翼軍已出擊一個多月，攻擊前進四百公里之遙，後方補給已甚不易，若後路遭敵軍切斷，則全軍必將陷入進退維谷的險境。

三月十二日，蔣中正先生令粵軍第二師留駐潮州、汕頭，以教導第一、第二團和粵軍第七旅回師棉湖，迎戰林虎軍。林虎乃陳炯明手下一員猛將，任偽粵軍總指揮，其部隊戰力堅強。此時他正率領精兵二萬人，分數路如疾風暴雨地迫近棉湖。陳誠回憶：

「棉湖之戰，是三月十三日的事。是日高級將領已獲國父逝世於北京的噩耗，但不敢發喪，恐影響軍心。當時敵軍約萬人由黃業興、王定華、黃任寰等率領（黃王黃三人在敵軍中素稱善戰，有「三黃散」之號。）由河源老隆方面向棉湖進軍。我軍以迎擊敵人之目的，於十二日由揭陽出發，分兩路向棉湖及棉湖迤北之狗肚前進。左路以教導團為主力，右路為粵軍第七旅。」⁷

此時情勢十分危急，前線指揮作戰的蔣中正校長、軍校黨代表廖仲愷、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和蘇聯顧問加倫將軍，都非常著急。蔣校長命令何應欽必須堅決頂住，決不能後退；同時，又轉而直接命令砲兵連長陳誠以綿密砲火，壓制敵軍攻勢。

在兩軍對峙狀況下，陳誠立刻把砲架起來，自己親自發射。陳誠連發三砲，三發均命中目標，在陳誠親自帶動下，全連六門砲彈齊發，一時聲威大振。陳誠回憶：

「我所帶的砲兵一連，在這次苦鬥中，以僅有幾顆砲彈，竟能一一命中，也多少對於這一戰役之轉敗為勝有一點貢獻。第一砲向集在曾塘村東端田地內之敵射擊，命中了。敵後退，落腳甫定，第二砲又命中，敵乃退入曾塘村。第三砲以曾塘村獨立樹為目標，竟又命中，斃敵數十人。學兵連乘勢進擊，敵遂不支，完全退出曾塘村，戰局亦為之改觀。」⁸

團長何應欽見戰局有所轉機，隨即命令第二營營長劉峙率總預備隊第六連，端起刺刀向敵陣發起衝鋒；陳誠則指揮砲兵連繼一團左翼遂轉危為安。

下午二時三十分當第一左翼轉危為安之際，右翼軍卻在和順附近，突遭敵軍總預備隊反攻，死傷慘重，校軍部隊已不支後退，敵軍攻至距團部指揮所僅四五百米處，此時團部也已剩下官兵數十人。何應欽團長一方面命多插旗幟，以作疑兵；一方面復命陳誠之砲兵連加緊轟擊，以壯聲勢。陳誠命令全連官兵做好為國犧牲的準備，將火砲連續發射，不可稍頓。陳誠回憶：

「當激戰正酣時，……有一砲兵區隊

⁷見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台

北：國史館，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初版一刷），頁28。

⁸同上注。

長周某，喘息奔告說：『我軍已陷重圍，形勢萬分險惡，請速撤退。』我不理他，不想過一會，他又來亂說，聲音已在發抖：『敵軍已近在眼前，若再不撤退，我們都會成為俘虜。』我氣急了拔槍對他說：『勝敗之機，決於俄頃，你再擾亂軍心，當即槍斃你。』又告訴我們連上的學生和士兵說：『我們是砲兵，應與火砲共存亡，在未奉撤退命令之前，我絕不離此一步。』學生和士兵們都很鎮定服從，終於達成使命。」⁹

果然，敵軍在旗幟林立、砲聲隆隆之中，頓生疑慮，徘徊顧盼，躊躇不前。正當此時，校軍教導第二團，因聞砲兵連的砲聲再次響起，自鯉湖疾馳增援，直攻和順敵軍司令部，拊敵之背，迫敵逃遁。棉湖之役遂於是日下午五時結束。

經過了三月十三日的棉沽激戰後，陳誠又隨校軍於十八日克復五華，二十日佔領興寧。¹⁰四月十一日移駐梅縣，勝利結束了第一次東征的戰鬥。

蔣中正先生曾說：「棉湖一役，以教導第一團，禦萬餘精幹之敵，其危實甚；萬一慘敗，不惟總理手創之黨軍盡殲，廣東策源地亦不保」。¹¹何應欽亦於事後回憶棉湖之戰時說：「雖然這場戰役在現在看來，是一個小規模的戰爭，但在那時仍為吃力的一戰。尤其是砲兵，因為運動困難，不像現在有馬、有車輛，那時砲必須由人來抬」，而陳誠卻「不論步兵前

進有多麼迅速，總使砲兵能夠配合得上，每次都達成任務，實在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¹²

陳誠在棉湖一役中，當著蔣校長、何應欽之面，親發三砲，連發皆中，有如神助；而戰局亦於此三砲連中之後，即獲轉機。這對於陳誠日後的發跡，當然有著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五、第二次東征——惠州之役

由於只留下了粵軍第二師之一部駐紮在汕頭及粵東沿海地區，兵力薄弱，因此，九月初，陳炯明殘部洪兆麟、林虎、劉志陸、熊略等部回攻潮、梅，據潮州以叛。與此同時，駐在廣州附近的一些部隊，也先後叛變，與陳炯明勾結，向廣州進攻。

剛剛成立不久的廣州國民政府為消滅各路叛軍，統一廣東，於九月底決定實施第二次東征，任命蔣中正校長為東征總指揮。陳誠率砲兵連隨東征軍第一縱隊，由何應欽指揮，進抵石龍。續沿東江岸邊前進，兵臨惠州城下。陳誠回憶：

「第一期作戰計畫，為攻略惠州，各軍任務，略如下述：

第一縱隊：先以攻略惠州為目的，沿東江右岸向響水、博羅之線前進；

第二縱隊：協同第一縱隊沿東江左岸進展淡水、馬鞍之線，使第一縱隊作戰容易；

第三縱隊：隨同第一縱隊向博羅附近前進，以資策應。

我這次隨軍東征，隸第一縱隊，任砲兵指揮兼砲兵營長及野砲連連長。」¹³

惠州，素稱天險，前臨西湖，後枕東江，三面環水，易守難攻，興中會時期，國父曾

⁹見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台北：國史館，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初版一刷），頁28~29。

¹⁰興寧攻下之次日（即二十一日）軍中始將國父逝世北京之噩耗宣布，全軍士均極痛悼。

¹¹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十一輯。轉引自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台北：台灣先知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一版一刷），頁45。

¹²何應欽：〈陳副總統的勳業與道德〉，載於何定藩主編《陳誠先生傳》。轉引自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台北：台灣先知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一版一刷），頁45。

¹³同上注，頁37。

命革命志士鄭士良在此發動第二次革命，為東征要隘。敵軍除了憑險以據，復加鐵網尖釘、沙包竹柵等種種防禦工事，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陳誠憶道：

「惠州襟江帶湖，三面環水，附郭之處，泥深沒脛，舟不能近，僅有北面接連山地，險隘異常。自唐以來，歷經戰事，未嘗失守。舊志述其形勢云：『鐵鍊鎖孤舟，飛鵝水上浮，任憑天下亂，此處永無憂。』可見此城易守難攻情形為如何了。」¹⁴

這樣險峻的形勢，預定了陳誠所率的砲兵，在這場攻城戰中所佔的重地位。國民革命軍長驅直入，為叛軍盤距之惠州城遂告光復。至此，廣東已完全統一。

陳誠的砲兵連隊為攻奪惠州城立下了汗馬功勞。陳誠因此而升遷為國民革命軍砲兵第二營少校營長。民國十五年五月，兼任黃埔軍校砲兵科科长。¹⁵

參、陳誠先生與北伐

一、激戰軍閥孫傳芳部

民國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以蔣中正為總司令，李濟琛為總參謀長，鄧演達為總政治部主任，在廣州誓師北伐。

至於北伐舉兵之初的形勢，國民革命軍已有八個軍，除第一、二、三、四、五、七等各軍外，另成立第六軍，以程潛為軍長。唐生智來歸後，以其所部編為第八軍，即以唐為軍長。又總司令所兼之第一軍長職，於第二次東征後即已辭去，改由師長何敬之（應欽）先生升任。這八個軍合計約有十萬人。

革命軍北伐的初期部署，略如下述：

一、總參謀長兼第四軍軍長李濟琛坐鎮廣州；

二、第一軍何軍長率第一軍一部坐鎮潮梅，以防福建；

三、第二軍之一部扼守韶關，第五軍之一部集中桂陽，以防贛南；

四、第三第六兩軍大部集中茶陵安仁，警戒湘西；

五、第四第七兩軍大部集中攸縣永豐協同第八軍進擊敵軍；

六、第八軍集中衡山，俟第四、七兩軍集中完畢後，協同進擊敵軍；

七、第一軍之第一、二兩師集中衡州，為各方策應。

此時陳誠由砲兵大隊長調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中校參謀，跟隨在蔣總司令身旁。不久，為適應作戰需要，陳誠調昇國民革命軍預備第一師嚴重部所轄之第三團上校團長，周至柔為團參謀長，歸何應欽指揮。嚴重與陳誠均為保定軍校畢業生，自入黃埔後，嚴、陳二人即過從甚密。¹⁶在北伐途中，嚴重師長親自督飭陳團的軍容風紀和軍事訓練。他對陳誠則器重非常，雖要求嚴格，私底下卻是關懷備至。

十一月，部隊經韶關到江西贛州，預備第一師改編為第二十一師，其第三團同時改編為第六十三團。陳誠亦由預備第一師第三團長，而改任第二十一師第六十三團上校團長。

此時，軍閥孫傳芳殘部集中於滬杭、滬寧兩鐵路線重整師旅，以圖再舉。北伐軍根據此一形勢，於民國十六年一月擬定了肅清長江下游孫傳芳殘部的作戰方略，而陳誠所屬的第二十一師屬東路軍。

北伐軍進至浙江龍游、蘭溪一帶，與孫傳芳軍孟昭月部三個師展開激戰。克復嚴州、廬

¹⁴見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台北：國史館，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初版一刷），頁37。

¹⁵同上注，頁184。

¹⁶嚴重與陳誠均為保定軍校畢業，嚴重為保定六期，高陳誠兩期。

州後，第二十一師在浙江桐廬過江，陳誠指揮第六十三團背水激戰竟日，傷亡慘重，陳團營長趙敬統陣亡，宋希濂、王敬久負傷，連、排長中死傷更多。

陳誠身為團長，親率特務隊、偵探隊衝鋒陷陣，在戰鬥最猛烈的時候，督飭每一名官兵奮勇作戰。他還率部在夜晚突襲敵軍的司令部，使敵不知虛實，自相驚擾，倉惶敗退。第二十一師乘勝追擊，於十五日克新登，十八日佔領杭州。嚴重為陳誠請功並擢升陳誠為第二十一師少將副師長仍兼第六十三團團長。¹⁷

此時北伐軍在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戰場相繼告捷。東路軍為攻取江蘇、安徽、調整作戰部署，由九江下蕪湖，東指南京。

此時，陳誠奉命協助師長嚴重，率部向上海進逼。何應欽率一部由吳興方面進攻，白崇禧率一部由嘉興方面進攻。

三月十八日陳誠率第六十三團佔江蘇吳江，二十一日佔蘇州。與此同時，北伐軍先後佔領了上海、南京。自此，長江下游之江南地區，悉為北伐軍佔領。北伐戰事取得重大勝利進展。

而在不到一年的北伐征戰中，陳誠歷經了營、團、師三級歷練，官階由中校、上校晉升為少將，這在國民革命軍陣營中尚不多見。

二、清黨與第三期北伐

隨著北伐軍在長江下游的節節勝利和佔領上海、南京之後，中國國民黨內部的左右派鬥爭與衝突矛盾也越來越來複雜，南京與武漢分裂的跡象已經愈來愈明顯。

以蔣總司令為代表的國民黨新右派，在帝國主義和江浙財團的支持下，隨著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政治立場也益發堅定，已隨時準備

反蘇反共。不僅國共兩黨之間，國民黨內部左派、右派、老右派和新右派之間亦存著激烈的矛盾與衝突。

第二十一師長嚴重在政治思想上比較傾向於國民黨左派，尤其與武漢國民黨左派的中心人物鄧演達交誼頗深，這引起了當局對嚴重的猜忌。陳誠回憶：

鄧演達的總政治部，始終都設在武漢。鄧的思想親共，是事實，又因為在共黨的包圍圈中，可能為共黨所利用。南京既已清黨，寧漢分裂，鄧和南京方面的關係，自然就對立起來。¹⁸

陳誠對師長嚴重的學問道德推崇備至，但卻發現嚴師長在國民黨內十分孤單，將來勢必難以立足；蔣總司令則實權在握，能破格用人，特別是對浙江籍同鄉青年軍官格外看重，而且地位日高一日，大有取胡漢民、汪精衛而代之的趨勢。權衡利弊得失，陳誠覺得追隨蔣才有最有發展。¹⁹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清黨」之後，嚴重去職已成定局，陳誠繼任師長，時年三十歲。在北伐征戰中不斷擢升的陳誠，其發跡的過程，始終與嚴重的起落聯繫在一起。起初由於嚴重擔任重要軍職，一再提攜陳誠；繼則因嚴重之去職，又給陳誠的飛黃騰達一個機會。

五月一日，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實行「第三期北伐」。其作戰方案規定：以主力出皖北，攻截津浦路，擊破津浦路南段之敵；一部集結於南京以東長江南岸，伺機渡江攻擊江北之敵。北伐軍兵分三路，以何應欽、蔣中正（兼）

¹⁷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台北：台灣先知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一版一刷），頁53。

¹⁸見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台北：國史館，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初版一刷），頁84。

¹⁹見王維禮編，《蔣介石的文臣武將》（台北：巴比倫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初版四刷），頁169。

、李宗仁分別第一、二、三路總指揮。

陳誠所率第二十一師被編入第一路軍序列。陳誠奉命，率部於鎮江待命，一俟皖北各軍佔領津浦路後，使乘勢渡江攻擊江北之敵。

五月二十日，陳誠接獲電令，所部由鎮江抵南京。自下關渡江。陳誠率部在皖北、蘇北一帶戰鬥數日，斃敵數千。

第二十一師連下蘇北大運河沿線之高郵、淮安、漣水、淮陰等要地。

在陳誠率師掃蕩蘇北之後第二十一師的主要長官，多已逐漸換上蔣中正先生所欣賞的人。這時，師參謀長為周至柔，第六十一團團長為黃維，第六十二團團長為李樹森，第六十三團團長為王敬久。第二十一師遂成為蔣中正先生之嫡系部隊，蔣總司令對陳誠亦更加賞識和重視。

三、徐州、龍潭之役

七月中下旬，直魯聯軍在魯南頑強抵抗，北伐軍第二路軍久攻不克。下旬之初，戰局對北伐軍更為不利。軍閥部隊於二十一日佔臨城，二十四日陷除州。蔣總司令認為徐州係戰略要地，親率第一軍之第二十一師赴蚌埠。陳誠則率部隨蔣總司令行動。

二十六日，蔣總司令下達作戰命令。二十九日，國民革命軍分三路向徐州進攻。該日，陳誠部推進至符離集。八月一日，陳誠率部到老山口。二日，第二十一師佔領泉山，戰鬥取得了一定的勝利。

泉山既得，陳誠遂指揮全師向敵縱深陣地進攻。此時正值國民黨內部桂系等派系逼宮及蔣總司令決心下野求去之際，直魯聯軍與孫傳芳部認為有機可趁，乃於此時發起瘋狂反撲。二日晚九時，敵軍向陳誠佔領地帶大舉反攻，情況十分危急。陳誠雖嚴飭部隊堅決頂住，但因側翼不守，敵軍突入，勢難阻擋。第六十一團因遭敵包圍，全被衝散；其餘兩團亦損失過半，戰略高地全失。

陳誠率餘部，經高莊、城陽、符離集等地，全線撤退。國民革命軍復退守揚州、浦口、合肥一線，克復徐州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²⁰

孫傳芳部在取得八月初的徐州勝利之後，集中八個師六個混成旅的兵力，分別沿津浦路和大運河南下，陳兵長江北岸。

二十六日，孫部趁江面大霧，分三強渡長江，將龍潭和棲霞山攻佔。何應欽、李宗仁於中午急令時駐防南京的陳誠部，馳援棲霞山。

就在陳誠部攻克棲霞山陣地的同一天，龍潭陣地復又告急。孫部屢退屢進，頑強異常。白崇禧遂進駐鎮江指揮，急調陳誠師駐蘇州之第六十三團，配合友軍，共同增援龍潭。

三十日，國民革命軍對龍潭之敵實施東、南、西三面圍攻。至下午五時，陳誠指揮第二十一師，會同各增援部隊，克復龍潭。黃埔三期出身的劉安祺回憶龍潭之役：

「龍潭一仗是我平生經歷過的最大、最激烈的場面，那真是屍堆如山、血流成河！……陳（誠）先生真下苦功，每天四點半就起床，督導全師做清晨運動和各種戰鬥訓練。」²¹

龍潭一戰，陣地三易其手；孫傳芳軍先後七次渡江，總數達五萬餘人，悉被殲俘，孫本人僅以身免。這是國民革命軍打的一場漂亮勝仗，但是這八月龍潭苦戰的結局，卻大出陳誠意料之外。何應欽憤於自己的第一軍傷亡太大，又聽說陳誠坐轎指揮軍隊，就在第二十一師返駐蘇州整訓期間，何應欽下令免去了陳誠第二十一師師長之職。此為日後何、陳二人心結

²⁰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台北：台灣先知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一版一刷），頁62~63。

²¹劉安祺口述，張玉法、陳存恭訪問，黃銘明紀錄《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八十年六月），頁26~28。

之始。²²

而這時陳誠的主要靠山蔣中正先生因寧、漢合流及桂系等派系挾逼，被迫辭去黨政要職，宣佈下野，東渡日本，故無從庇護。

這是陳誠在宦途上經歷的第一次浮沈。從任職第二十一師中將師長到去職，前後只有半年。

四、出任警衛司令和繼續北伐

陳誠卸職後，沉潛了一段時間，前往南京投奔老長官嚴重。寧漢合流，蔣總司令下野東渡後，嚴重又在各方推崇下，擔任了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將軍政廳長。在何應欽默許下，嚴重推薦陳誠為自己的副手——軍事委員會軍政廳副廳長，兩個月後，嚴重辭職。陳誠又一次繼任了嚴重所留下的遺缺。

不久，下野的蔣中正先生東山再起，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和中央政治會議主席，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蔣的嫡系將領陳誠再次被重用，擔任南京總司令警衛司令，轄有七個團的兵力。

總司令部警衛部隊甫告組建，便立即加入了繼續北伐的道路。民國十七年四月五日，蔣中正先生以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身分，在徐州誓師北伐；九月，下達了總攻擊令。

陳誠奉蔣總司令之命，統率由警衛第一、第二、第三團組成的警衛軍，並兼砲兵集團指揮，轄砲兵第一、第二團，隨第一團軍沿津浦線進擊。

該集團軍在第二團軍的配合下，於四月二十日下兗州；二十二日克泰安；二十九日形成對濟南三面包圍的態勢，

迫使張宗昌、孫傳芳棄城逃走。五月一日，陳誠隨第一集團軍方振武部和第二集團軍孫良誠部開進山東濟南城城內。

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挑釁，蔣總司令採取避免直接衝突的方針，命令部隊繞過濟南城，繼續渡過黃河向德州方向前進；同時，命陳誠所率砲兵部隊由平陰撤退至寧陽待命。

「五三」濟南慘案發生後，陳誠指揮的砲兵第一、第二團，隨第一集團軍由平陰渡過黃河，繼續北進；六月北平和平接收為大勢所趨，東北亦無用兵必要，北伐統一告成。而陳誠則率領部分警衛部隊回到南京。可是當陳誠從疆場折回南京時，卻發現在陳誠隨蔣總司令北上期間，何應欽利用主持軍政的機會，以節省軍費為名，已決定裁撤陳誠的警衛司令部。²³

陳誠素以「清廉」自持，他在結束警衛司令部工作時，向蔣總司令交了該部的「結餘」款項。這是一般國民革命軍其他軍官不易做到的，因而此舉深受蔣中正先生的嘉許。

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北的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北伐大業，至是完成。

肆、結語

陳誠是國民革命軍導師蔣中正先生重要的嫡系將領。在東征、北伐中，如淡水之役、棉湖之役、平定楊劉之亂、惠州之役、桐廬之戰、徐州龍潭之戰等大小戰役，陳誠傑出的表現

²²見王維禮編，《蔣介石的文臣武將》（台北：巴比倫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初版四刷），頁170。

²³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台北：台灣先知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一版一刷），頁69。

，扭轉了戰局，幾為諸多戰役勝負之關鍵。

論其成功原因：陳誠治軍，標榜實行「賞罰嚴明」、「用人公開」和「經濟公平」。其目的，當然是帶兵帶心，同時是提高本部隊的向心力和戰鬥力，效忠「黨國」。

在賞罰嚴明方面：就治軍而言，賞罰嚴明是打勝仗的先決條件，古今中外，都無例外。陳誠在《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一書中總結束征北伐得以成功的檢討中說：

「革命軍東征北伐，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我覺得得力於賞罰嚴明的地方，實在不少。

十四年一月，教導一二兩團成立未久，其時革命軍剛剛在萌芽，就先頒布了一項革命軍連坐法，這是一項專講罰的法令，規定的十分嚴格，目的在防止臨陣退縮。連坐法的要點是：

- 一、班長同全班退則殺班長；
- 二、排長同全排退則殺排長；（連營團師軍長同此）
- 三、軍長不退，而全軍官兵齊退，以致軍長陣亡，則殺軍長所屬之師長；
- 四、師長不退，而全師官兵齊退，以致師長陣亡，則殺師長所屬之團長；（團營連排班長同此）

各級黨代表亦適用此法。

這項連坐法，如能認真執行，當然可以達成「強者不能獨進，弱者不能獨退」的要求，而收萬眾一心之功。」²⁴

又說：

「革命軍最重要的獎賞，是加重有功者的責任。班長有功，很快的就可以升為排長，排長有功，很快的就可以升為連長

，其餘各級都是一樣。這在軍事進展一日千里的情形之下，事實上也需要如此。譬如北伐動員時的革命軍，只有八個軍，不到兩年的時間，這八個軍已擴編成第一第四兩個集團軍，其所轄部隊單是軍的番號，就有六十幾個。部隊單位加多，自然軍官的需要隨之加多，軍官需要加多，自然逐級升轉的機會也加多了。那麼以升遷獎賞有功，不但是理所當然，而且也是勢所必至。所以以我自己來說，在北伐中並無赫赫之功，而一年之間由中校參謀職位，竟升至中將師長，其他可以概見。」²⁵

其次在用人方面：比較而言，陳誠能夠廣納人才，用則不疑。他所用的幹部，大致有三類，用的最多的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其次為保定軍校畢業生，再次是行伍出身再經各種軍校、訓練班培養的。他在任用中、高級軍官時，不大從地域觀點出發。他還從陸軍大學畢業的學員中，錄用了不少人才。只要是學習成績優秀、有能力的，便廣為招徠，破格提拔並培養重用。陳誠對嫡系部隊的人事大權，控制很嚴。日後在他擔任第十一師師長期間，所有尉級以上軍官，均由其親自決定任用；任十八軍軍長時，凡少校以上的人事調動，均親自傳見、談話。十一師十八軍，人稱「土木系」，就成為陳誠日後一生輝煌戎馬生涯中重要的起家部隊，周至柔、胡璉、黃維、羅卓英、高魁元等均是嫡系將領。

經濟公開方面：陳誠對於本部應得的份額及經濟待遇，竭盡全力，為之爭取福利。他對各級主官申報的缺額，規定了嚴格的限度。各連隊的伙食，也由全體士兵輪流採購副食品，然後向全連公布帳目，還要求各部隊長在調離原職辦理移交時，必須把部隊的公積金一併造冊移交。陳誠規定，全體官兵，在人事、經理

²⁴見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台北：國史館，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初版一刷），頁77~78。

²⁵同上注，頁80。

、教育、管理、訓練、作戰方面都可以提出意見；尤其對於違犯軍紀、貪污舞弊者，更鼓勵大膽揭發，嚴懲不法。

除此之外，陳誠還十分重視部隊的訓練，他經常利用戰鬥空隙的休整時間，開辦各種軍官訓練班和軍士教導隊。部隊在行動期間，只要在一個地方停留三天以上，就要出操上課。駐防期間的訓練，則按表實施，很少改變，也很少准假離隊。由此可見，陳誠部之所以成為蔣中正先生手中的一支精銳之師，除了其所占種種有利條件之外，陳誠治軍有術、嚴而不苟，實為重要原因。

參考書目

一、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台北：國史館，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初版一

二、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台北：台灣先知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一版一刷）

三、王維禮編，《蔣介石的文臣武將》（台北：巴比倫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初版四刷）

四、何定藩，《陳誠先生傳》（台北：反共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

五、中央日報，《陳辭修先生大事年表》（台北：中央日報社，民國五十四年）

六、陳定炎，《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台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八十六年）

七、邱七七，《陳誠傳：集忠誠勇拙於一身》（臺北：雨墨文化公司，民國八十三年）

八、劉安祺口述，張玉法、陳存恭訪問，黃銘明紀錄《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八十年六月）

附錄

表一 陳誠加入黃埔軍校至北伐前升遷表

時間	年齡	單位	級職	附註
民國十三年	28 歲	黃埔軍校學生總隊	上尉特別官佐(區隊長)	加入黃埔，自願降階任用
民國十四年一月	29 歲	黃埔軍校校軍砲兵第一營第一連	上尉連長	參加淡水棉湖之役
六月	29 歲	國民革命軍砲兵第一營第一連	上尉連長	參加平定劉揚之役
十月	29 歲	國民革命軍砲兵第二營	少校營長	參加惠州之役，戰功晉升
民國十五年五月	30 歲	國民革命軍砲兵第二營兼黃埔軍校砲兵科科长	少校營長兼科長	

表二 陳誠北伐期間升遷表

時間	年齡	單位	級職	附註
民國十五年六月	30 歲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	中校參謀	
七月	30 歲	預備第一師第三團(後改編第二十一師六十三團)	上校團長	以周至柔為團附
民國十六年二月	31 歲	第二十一師	少將副師長兼第六十三團團長	
四月	31 歲	第二十一師	中將師長	
九月	31 歲	第二十一師	交卸第二十一師長職務	八月蔣總司令下野
十月	31 歲	軍事委員會軍政廳	中將副廳長	
十二月	31 歲	軍事委員會軍政廳	中將代廳長	嚴重廳長辭職
民國十七年四月	32 歲	軍事委員會首都警衛司令部	中將警衛司令	六月北伐告終，警衛司令部裁撤

資料來源：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2005 年。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臺北：臺灣先智出版社，1994。

王維禮編，《蔣介石的文臣武將》，臺北：巴比倫出版社，1994。